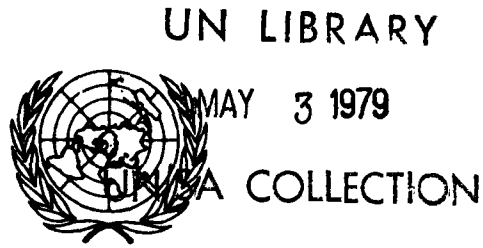




联合国 大会



Distr.
LIMITED

A/C.4/33/L.29

1 March 1979

CHINESE

ORIGINAL: FRENCH

第三十三届会议

第四委员会

议程项目 24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执行情况

西撒哈拉问题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阿尔及利亚代表在第四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的发言¹

¹ 按照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第四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的决定散发的文件。

1. 在殖民时代行将结束的时候，你当选为第四委员会主席，是一个象征。如果大家回顾十八年前，就会记得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在一九六〇年九月二十三日来信²里提出历史性倡议，要求大会第十五届会议的全体会议进行直接辩论，以消除世界上殖民主义的弊病。苏联呼吁大会支持反殖民主义斗争的“正义事业”，并迅速采取“有效措施彻底消灭殖民主义制度”。

2. 在这一行动支持之下，四十三个亚非国家本着万隆精神，向大会提出一项决议草案。后来成为大会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十四日第1514(XV)号决议所载非常著名的《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有人曾经正确强调这个《宣言》对我们世界的演进有特殊的重要性，等于是《联合国宪章》第十一章的一部分。

3. 主席先生，在你的权力之下，我们今天要衡量走过的路程，并且表示我们渴望看到殖民地的残余归于消灭。

4. 今年，第四委员会又在全面审查《宣言》执行情况的时候，特别讨论了一些具体的问题。我国代表团认为，这些都是国际社会应该格外认真注意的问题，因为联合国的基本目标，除了别的以外，是保证迅速地、无条件地消灭一切形式和一切面貌的殖民主义，而这些问题就是对联合国的信誉和声望的一种真正考验。

5. 事实上，联合国仍面对着许多非殖民化的问题，在亚洲，东帝汶遭受的军事占领不能掩盖这个问题实实在在有殖民主义的因素；在拉丁美洲，伯利兹人民眼看着自己争取独立的努力，因为有人违反人民自决原则提出领土主张而受到阻挠；最后，在非洲，尽管有人玩弄种种手段，企图掩饰西撒哈拉局势纯粹殖民主义的性质，但仍是国际良知所面对的一个问题，使西撒哈拉人民迫不得已拿起武器来抵抗，

² 《大会正式文件，第十五届会议，附件》，第二卷，议程项目87，A/4502号文件。

以争取行使他们自决的基本权利。

6. 早在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审议这一问题时，阿尔及利亚代表团就指出我们委员会继续称为小领土的各个问题的类似之点。事实上，这些问题的基本因素是一致的，不过有时因为某些区域性或其他方面的特点，而使问题多了一个因素，就是有关的区域内某些国家的野心。总之，有些陈词滥调的目的是使国际社会不再注意各个问题的基本因素；如果我们摆脱这种陈词滥调，我们就会看出它们共同的特征是很明显的，实际上问题都在依照《宪章》所载的神圣原则恢复殖民地人民的自决权利。我国代表团认为，指出考虑中的各项问题的基本因素，已经是在寻求解决这些问题方面所采取的一个积极步骤。

7. 这些问题的一律都是纯粹属于非殖化性质的问题；这一点已经帮助我们认识国际社会应当努力的方向。国际社会必须阻止以侵略为基础，以武力制造既成事实，扼杀在殖民统治下的人民自由行使其自决权利的最合法愿望为基础，来建立国际关系。

8. 请容许阿尔及利亚代表团指出一个证据。自一九五六年西班牙加入了联合国以来，西撒哈拉问题一直被看成一个地理界线已明确划定的“附属领土”的问题。这问题一直是在《宪章》第十一章的明确范围内来审议，也就是说，在大会第1514(XV)和1541(XV)号决议适用范围内的非殖民化问题。国际社会始终把西撒哈拉问题摆在这个范围内，并通过若干决议，确认西撒哈拉人民有权在其确定的领土范围内实行自决，甚至实行“独立”。这是联合国通过若干决议后，非统组织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于一九七二年六月十二日至十五日在拉巴特举行第九届常会时通过的一项决议里的用语。

9. 首先我们必须完全克服对历史逻辑的挑战。正如伯利兹问题和东帝汶问题一样，西撒哈拉问题的非殖民化正常过程遭受严重的障碍。联合国、非统组

织和不结盟国家运动一直贡献出能力和物资，采取战略和行动，帮助被奴役的人民争取以前被蛮横的殖民帝国剥夺的自由。我们不得不团结起来，设法使非洲一个国家的人民的命脉接续下去。这个国家的人民过去处于征服者的后代的殖民统治之下，今天则成为两个非洲国家替罪的牺牲品，而这两个国家曾经身受殖民统治的迫害，后来自己进行民族解放斗争，终于取得胜利并积极参加创立非统组织。谁料得到会有这样一天呢？但是，事实的的确确是这样。

10. 因此，联合国象非统组织一样，面对着一个严重的问题，一个重大的挑战，使其基础、精神、威望和信誉都受到损害。过去遭受殖民统治的国家，今天却自己搞殖民主义，这种奇怪现象叫怎样说明呢？过去是扩张主义的受害者，被扩张主义者剥夺了生存的权利，今天却同扩张主义勾结起来。这样令人惊异的现象，叫人怎样解释呢？莫非是帝国主义的残余从来没有被消灭，一直想重新抬头。

11. 我们新独立的国家在最初几年民族主义的情绪高涨，我们各国热烈希望自由独立地生存，因而阻止了有关国家之一的吞并野心。这个国家当时一心把两个领土看作它的“南部地区”。在目前这场冲突中，这个国家和这两个领土是处于敌对的地位。这一点，难道还需要重新指出来吗？

12. 有人企图把西撒哈拉的存在从地图上一笔勾销。根据负责“所谓土著事务”的官员们留传下来的殖民时代的说法，撒哈拉人是“虚无飘渺的人”。今天，他们却变成“没有土地的人”，在自己家里当人质，在自己土地上变成外国人，自己的土地变成外国的土地，这些都是占领军的凶焰所造成的。

13. 这一不堪忍受的景况，不仅违反历史逻辑和非殖民化的正常进程，也等于是继续不断蔑视正义。联合国在道义上应该使这些惨遭掠夺的人，这些没有土地的人，这些被剥夺身份的人，在争取生存权利的撒哈拉人民实现他们的合法愿望。这些人，因为历史上一人严重的错误，因为非殖民化的过程惨遭一次波折，连生存的权利都给剥夺了。本组织事实上应以巴勒斯坦人民为殷鉴，不应该再犯下历史性的悲惨可怕的错误，让人家制造出另一个流浪的民族。

14. 有人把撒哈拉的人口相当少当作诡辩的理由，并且以断章取义的态度利用这种理由，以免显得形迹可疑，但这种诡辩不能作为阻止撒哈拉人民自由实行自决的正当理由。我们必须留心，不要把人口和面积的标准，当作承认自决权利的条件。如果普遍采用这类标准，那么，世界上有几个国家——不论新旧——有资格被称为国家？有几个国人民有资格享受自由？

15. 阿尔及利亚认为，故且不谈本区域的和平与稳定，仅仅为了正义，就亟需让各国人民行使自决权利，遵守非殖民化的正常进程。关于撒哈拉人民如何行使这一不可侵犯的权利，阿尔及利亚从未予断这次协商的结果，两个国家冒天下之大不韪占领了撒哈拉；如果撒哈拉人民完全自由地决定同其中任何一个国家合并，阿尔及利亚一定首先向他们表示祝贺。撒哈拉人民如果决定独立自主，我们的态度也不改变。的确，在非殖民化方面遵守这一基本的、不可侵犯的国际准则，一定会为我们地区的人民开辟最好的合作前景。

16. 给撒哈拉人民造成的难以容忍的情况不仅是对历史逻辑和正义的不断挑战，而且也是对和平的危险挑战。从这一点看，提交联合国处理的这个问题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在阿尔及利亚方面，我国极其重视这个问题，这不仅是因为我国本身的安全受到威胁，更重要的是这个问题可能使非洲国际社会的根本结构发生动摇，

从而带来连锁性的后果。这个事件之所以令人忧虑，主要在此。我们必须对非法占领和瓜分领土的这种挑战作出反应，以免立下一个后果严重的先例，被人利用来变本加厉地搞阴谋，使得非洲局势更加不稳定。

17. 非法军事行动造成的既成事实以及对撒哈拉领土的非法瓜分，使我们这个区域的和平受到了严重威胁。阿尔及利亚对这个事件的立场，同它对非殖民化的一贯立场是完全一致的。我们无保留地支持撒哈拉人民进行斗争以争取他们同时也是全非洲自由生活的权利，我们这样做，因为我们支持普遍接受的而且为联合国宪章和非统组织宪章所尊奉的原则。我们现在有理由更为忧虑，因为兼并主义者的胃口和扩张主义者的野心在这里已经暴露无遗，在别处也隐约可见，不但在阿尔及利亚边境造成严重的冲突局势，而且危及整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18. 我们甚至受到“紧追权”的威胁！一个非洲国家正在奇怪地、大言不惭地以帝国主义者过去的征服经验作榜样，跟着以前宗主国的足迹走。“紧追权”这一惨痛记忆使我们想起南部非洲种族主义白人政权进行罪恶突击，在安哥拉、赞比亚和莫桑比克屠杀成千成万平民的恐怖事件。今天，以往的殖民地竟然辩证地采用了殖民者的方法，并且用来对付自己的兄弟，使非洲再次面临非洲人自相残杀的浩劫。

19. 西撒哈拉三年来的严重冲突不仅严重威胁这一地区的和平，而且也是对联合国的一种非常挑战，因为联合国理所当然的必须肩负确保其宪章所本原则受到尊重的首要责任。本组织即使只默认地放弃维护本身原则的完整，无疑也会引起后果，使本组织的信誉及威望扫地。

20. 可是，西撒哈拉问题的发展异常和充满爆炸性，已经证明主要因为有两个国家，它们虽然是联合国和非统组织的会员国，但却否定人民有权自决这一普遍接受的最基本原则。

21. 西撒哈拉问题实在是一个应当适用自决原则的非殖民化问题。从一九六六年起，非统组织就一直忠于本身的宪章，对此问题一贯表示严重关切，并且一贯地

重申撒哈拉人民有权自己决定自己的前途。非统组织从未改变它的态度，也从未推卸它的责任。非统组织明智地、冷静地、有决心地以卓越的恒心坚持它们的决定，一再重申撒哈拉人民享有自决权利。为了实现这一权利，它认为有必要在联合国的主持下与直接有关的会员国合作，举行公民投票。

22. 非洲国家信奉非统组织宪章所定的原则和目标，一心为解放非洲殖民地人民而努力，它们团结一致，通过联合国内的非洲集团，经常要求联合国审议这一问题，争取到人人皆记得的重申西撒哈拉人民有权自决的决议。

23. 事实上，早在一九六五年，联合国大会就敦促西班牙采取必要的措施，使这个领土得到解放。³ 从这第一项决议开始，联合国一直坚决地肯定，撒哈拉人民的非殖民化及其自决权利的行使，应按照非统组织的决定，举行一次绝对公正的公民投票来加以实现。

24. 在区域一级，有关三国直到一九七四年为止曾为执行非统组织和联合国的有关决议而不断合作，而且通过卓越的协商程序来协调彼此的立场。

25. 一九七〇年九月十四日努瓦迪布首脑会议和一九七三年七月二十四日阿加迪尔首脑会议上，这三国元首庄严地承诺为西撒哈拉非殖民化加强努力，并重申坚决支持自决原则和以人民自由真实地表达愿意的方式执行这项原则。

26. 可是，到后来终于占领和瓜分了西撒哈拉的那两个国家，放弃了切合非统组织和联合国一贯主张的原则的这一民主程序，翻出了另一个年代的站不住脚而且危险的历史论据，提出了领土要求。它们完全改变了态度，将以前似乎诚心支持一再重申的原则完全加以否定，它们这种做法是史无前例的，必须担负责任。

27. 在严格遵守非统组织的决定的非洲国家集团的要求下，联合国坚持它一贯重申的立场，直到后来占领这个领土的那两个国家想出花招来拖延撒哈拉人民的自决。它们要求联合国将它们自称的所谓历史性权利提交国际法院裁定。

³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六日第2072(XX)号决议。

28. 为了表示诚意，联合国接受了这一要求，但在此之前，许多国家而且不仅是非洲国家对这一新的拖延程序表示忧虑，因为这个程序的背后显然藏有扩张主义者的阴谋，所以在它们的坚决要求下，请求国际法院裁定的决议中明白重申撒哈拉人民的自决权利和大会第1514(XV)号决议内的宣言。

29. 这些拖延手法和改变非殖民化过程的阴谋，在国际法院面前失败了，因为国际法院在一九七五年十月十六日的咨询意见⁴中明确指出，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亚对西撒哈拉没有任何领土主权，也没有足以影响撒哈拉人民自决权利的任何法律关系。国际法院下结论说，根据联合国大会的决议，这项权利的行使应以领土的人民自由真实地表示意见的方式进行。

30. 这也是联合国派往阿尔及利亚、摩洛哥、毛里塔尼亚和西撒哈拉的视察团所得到的结论。视察团的报告⁵在一九七五年十月十日通过，这份报告富有启发性，是一份不容置疑的文件。视察团在报告里明确指出，它所进行的调查显示，撒哈拉人民反对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亚的一切领土主张，坚持要充分、独立自主地行使其自决及独立权利。

31. 因此，两个占领国继续提出的领土要求违反了联合国及非统组织的一系列决议，这些决议不但得到了国际法院意见的明确支持，而且也得到了撒哈拉人民的明确支持，他们坚决表示决心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

32. 撒哈拉人民享有不可剥夺的自决权利十二年来得到所有国际机构的承认。从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日第2229(XXI)号决议到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第32/22号决议，大会作出了一系列的承诺，永远确定撒哈拉人民的自决权利。从联合国到不结盟国家运动，从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到非统组织，从国际法院到联合国派往这一地区的视察团，从联合国秘书长和吕德贝克访问团到管理国自己，全都要求为撒哈拉人民举行自由的、真实的公民投票，

⁴ 《国际法院一九七五年判例汇编，咨询意见，西撒哈拉》，第12页。

⁵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届会议，补编第23号》(A/10023/Rev.1)，第三卷，第十三章，附件。

反对搞骗人的花招。

33. 管理国和联合国秘书长都拒绝支持许多国家曾在这里恰当地形容为有名无实的执行自决原则幌子。 联合国秘书长还特别指出，管理国和临时管理当局都没有采取确保撒哈拉人民行使自决权利的必要措施。⁶

34. 西班牙从该领土撤出其管理机构后也曾通知秘书长说：“西撒哈拉的非殖民化将于撒哈拉人民有效地表示意见时完成。”⁷

⁶ 《同上，第三十一届会议，补编第23号》(A/31/23/Rev.1)，第二卷，第十一章，附件一，第46段。

⁷ 《安全理事会正式文件，第三十一年，一九七六年一月份、二月份、三月份补编》(S/11997)。

35. 秘书长代表, 吕德贝克大使告诉后者说, 在军事占领的情况下, 撒哈拉人民根本无法进行自由协商。

36. 在这种情况下, 并且涉及不可剥夺和不可侵犯的权利, 这种军事既成事实是一无可辩护的罪行, 因为它蹂躏了权利、倒行逆施、违背我们一切的原则。从历史上可以得到许多证据, 人民的呼声不可永远压制, 特别是因为它们不畏牺牲, 不顾时间长短而进行的斗争必定如愿以偿。

37. 现时对国际社会来讲, 撒哈拉人民在萨基亚阿姆拉和里奥德奥罗人民解放阵线(波利萨里奥阵线)领导下进行的解放战争是一个具体的事实, 这是由于撒哈拉人民为谋求自由而不惜作出英勇的牺牲。

38. 波利萨里奥阵线之所以有代表权首先是因为它的斗争合情合理、撒哈拉人民的事业正当合法。撒哈拉人民有能力进行反抗和控制民族解放战争进一步证明了这个代表权。

39. 联合国特别委员会于一九七五年五月派往该地区的访问团(见上面第30段)是由象牙海岸现任外交部长率领。该访问团对波利萨里奥阵线的代表权问题也看得十分明确。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盖尔塔举行的会议上, 撒哈拉大会解散⁸。在这之前, 它首先重申(其成员)无条件地支持波利萨里奥阵线为撒哈拉人民唯一合法的代表”以及“为捍卫祖国和独立而继续斗争的意志”, 这也证明了上述代表权问题。此外,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六日, 撒哈拉大会104个成员中有57个成员, 议会6个议员中有3个都公开表示站在波利萨里奥阵线的一边。

40. 以前的殖民主义者也承认波利萨里奥阵线是一个真正的民族解放运动, 这一证明更是不可辩驳的。西班牙在西撒哈拉的主要军事负责人, 即以前马德里第一军区司令, 戈麦斯·德萨拉萨尔中将和西班牙政府前任秘书长, 罗德里格斯·德·

⁸ 同上。《第三十年, 一九七五年十月、十一月和十二月补编》(S/11902), 附件。

比古利上校，在去年三月十三日向议会的对外关系委员会作证时表示对波利萨里奥阵线代表权以及撒哈拉人民独立的意志是毫无疑问的。以前殖民地国家的负责人和西班牙其他十位高级人员的作证也都特别重要。

41. 如果认为上述证据不够，还须要进一步证明波利萨里奥阵线掌握了解放运动，只要提到一点，那就是去年七月十二日它曾决定在战场的特定部分停火并的确在同日实施这项决定。这一极为负责的举动不仅证实撒哈拉运动在政治上已成熟而且在军事上也能加以控制，这必然是和平道路上的重要创举。

42. 本届大会同前几届大会一样，到处有人建议把西撒哈拉问题提到非统组织。

43. 非统组织十分重视非殖民化事业，它事实上对西撒哈拉局势的恶化以及该地战争情况的发展，深表关切。非统组织为了表明它十分重视解决这一严重的事件，它重申了不可侵犯的自决原则，并于一九七六年七月二日至六日在路易港举行的第三十届常会上决定召开一次有撒哈拉人民参加的特别会议，就西撒哈拉问题谋求一个公正的解决办法⁹。

44. 大家都知道，因为有人不赞成非洲特别重视这个问题，所以会议未能按期举行。一九七七年七月二日至五日在利伯维尔召开的非统组织国家和政府首脑第十四届常会上各方再次表示要举行这个会议，并指定卢萨卡为一九七七年十月举行会议的地点¹⁰。但是由于其他原因，而并非东道国的意愿，会议再次推迟。同样的，预定在非统组织现任主席的国家首都，利伯维尔举行这一届会议的计划在一九七八年初也未能实现。

45. 一九七八年七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在喀土穆举行的非统组织国家和政府首

⁹ 同上，《第三十一年，一九七六年七月、八月和九月份补编》(S/12141)，AHG/Res. 81(XIII)号决议。

¹⁰ A/33/310, 附件二, AHG/Dec, 110(XIV)号决定。

脑第十五届常会又比以前更强烈地重申了撒哈拉人民自决的权利，并决定组设贤者委员会，并以此为根据拟定建议提交非统组织的特别会议。¹¹

46. 阿尔及利亚对非洲为解决这个问题作出的努力，十分重视。它再次表示愿意竭力协助此事，以在喀土穆强调的原则为基础，就该项问题寻求一个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

47. 很明显，应该避免一再拖延，因为对某一个国家来说，维持三年前造成的军事既成事实对它很有利，它还强求非统组织和联合国予以接受。这个国家每年在大会上要求我们把这个问题移交非统组织，它的确早已下定决心，要在非洲大家庭里阻止我们求得解决办法。把撒哈拉人民的命运当做皮球，踢来踢去的这个把戏一点也不光采，一定要加以制止。

48. 非统组织在非殖民化方面采取的行动向来是以《联合国宪章》的基本规定和大会为解决所有殖民地问题而作出的决议为准。阿尔及利亚知道这一点，因此赞同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通过的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一日第31/45号决议。该项决议重申联合国遵照第1514(XV)号决议重视人民的自决，考虑到上述非统组织采取的决定（见上面第43段），决定将该项问题推迟至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审议，请非统组织的行政秘书长将执行非统组织关于这个问题的各项决定的进展情况通知联合国秘书长，并请联合国秘书长就该项问题向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提出报告。

49. 联合国因此在第三十一届会议延迟就该问题作出决定，一九七六年八月十六日至十九日在科伦坡举行的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第五届会议也是如此¹²，所以国际社会曾经两次延期作出最后决定。

¹¹ A/33/235和Corr. 1, 附件二, AHG/Res. 92(XV)号决议。

¹² A/31/197, 附件一, 第35段。

50. 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提供了第三次机会，但是并吞撒哈拉领土的人又以坚持不动的政策和在非统组织里用程序问题的阻挠办法来对付国际社会的正当期望，这种不产生任何结果的作法不幸已成为一种惯例。从此以后，他们根本没有资格再提出移交非统组织的建议，他们到时一定还会设法阻挠一切的努力。一九七六年在路易港，他们不是已经退出了非统组织的会议？一九七七年在利伯维尔举行的非统组织第十四届常会上（见上面第44段）又婉转地表示，他们并不十分愿意把西撒哈拉问题提交非统组织的特别会议，讨论解决办法。

51. 假如说，今天他们使人们相信他们认为在非洲大家庭里对话有好处，这或许是联合国上一届会议以来造成的一种印象，因为撒哈拉人民经受了痛苦的教训，知道他们“新的”态度，跟过去一样，不过是权宜之计。

52. 假如情况并非如此，那么就请他们在联合国本届会议上庄严宣布，非法占领者愿意诚实地同贤者委员会合作，赞成不久后召开非统组织的一次特别会议，并按照非统组织和联合国的原则准许撒哈拉人民有发言权。如果不明确表明，国际社会又要按照它认为这是规避的办法来看待了。

53. 其实，非统组织、贤者委员会和计划召开的特别会议都需要整个国际社会的支援来克服一个国家的坚持不动的作法。非统组织在喀土穆举行的第十五届会议（见上面第45段）对这个问题看得很清楚，在决议里特别强调，联合国还在处理这个问题，因此请国际社会协助它达成任务并在一次辩论会上适宜地提到非殖民化的原则。该次辩论会最后还通过了一项明确的决议。谁会相信联合国竟然不听取这个呼吁和逃避这项义务呢？

54. 今天，联合国在这件事情上获得的唯一消息就是该地水深火热的战争、停火区以外的战区惨重的伤亡和各种破坏。它要是在这个不幸和这一事件不能获得解决的时候还抱有希望，这既不是联合国的传统也不符合它的利益，因为后果肯定是不好的。可是大家都知道，联合国除了有维持和平和协调国际关系这个不可取

代的任务以外，还有另外一项任务。这一次，它在就这个事项进行的辩论中确实得到了一些具体、积极的结论，因此解决了一个到目前为止具有爆发性和对整个地区可能带来不堪设想后果的难题。这样大会不仅协助非洲及其区域组织和贤者委员会达成任务，它还能同时完成它自己在这方面的任务，因为它向来都保障人民的利益和权利，促进各国之间的和谐及和平。阿尔及利亚代表团深信，本届大会不仅有会重申撒哈拉人民自决的权利而且还可以设法找出一些实现这些权利的具体措施。这就是尊重原则，期望和平等措，设法帮助非统组织、贤者委员会和特别会议结束西撒哈拉的战争。

55. 联合国和区域组织一贯的作法充分地显示出它们分立而同时并行的职务，联合国秘书长于一九七三年五月二十五日在亚的斯亚贝巴，非统组织成立第十周年的纪念会上也提到这种不可分割、密切有关的职务¹³，他强调指出，两个组织必须维持“密切关系”以期完成整个国际社会都很注视的非殖民化进程。

¹³ 一九七三年五月二十七日至二十八日举行的非统组织国家和政府首脑第十届常会。

56. 职权相同和关系密切并不就表示一定要将一个非殖民化事件交由区域组织处理，特别是这种主张已经提出了三次，三次都不成功。最能证明职权可以相同的事实是，非统组织关于南部非洲特别是纳米比亚和津巴布韦非殖民化的辩论和决定，从来不阻碍联合国行使相同的职权，而且正好相反。更明显的是，伯利兹非殖民化问题在联合国内谈的时候比在美洲国家组织内谈的时候还要多。东帝汶问题也是这样。

57. 所以，联合国大会明显地拥有宪章所赋予的关于附属领土非殖民化的明确职责和权利。联合国机构根据三十年来的做法已经建立了一种由它们负责制订、执行和监督的非殖民化程序。在联合国人民自然的使命中，非殖民化的意识形态如同维持和平与国际安全一样已经成为联合国主要关切的事项。本世界性组织已经将它的名字、信用和声望同恢复各国人民自然权利以及全人类尊严的彻底无条件非殖民化联在一起。

58. 作为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二条所说的区域组织，非统组织拥有与联合国互相补充的，而不是互相竞争或互相对立的职权。非统组织宪章第二条第一款和第二款规定非统组织的目标是，“在适当顾及联合国宪章的情况下促进国际合作”。联合国方面，它在大会一九六五年十月十一日第2011(XX)号决议里也规定了它自己与非统组织合作的规则。

59. 无论如何，联合国在一般非殖民化事项上，特别是在西撒哈拉问题上的职权，既不排除非统组织的职权也不与之相竞争。这两个组织应当在工作上配合无间，以模范的合作精神互相支持，以便为西撒哈拉问题谋求必要的公正解决。可是，一个区域组织不论有多大的职权，绝对不能剥夺国际社会的责任，更不能取代联合国。

60. 总之，在这一点上人们可以肯定地说，宪章第五十二条允许区域组织解决地方性的争端。但是，一般的非殖民化问题，特别是西撒哈拉问题不是一个地方性问题，而是一个关系到整个国际社会的问题。为了免得对职权分配的问题再作纠缠不清的讨论，我们应该再一次回顾，非统组织国家元首曾在去年七月的喀土穆

决议中声明（参看上文第45段），联合国应当继续处理和讨论这个问题，甚至比以前更需要这样做，以便贤人委员会能够得到整个国际社会的积极支持。

61. 世界上的独立解放运动是全面性的、普遍性的和不可抗拒的，任何后卫攻击都无法阻挡撒哈拉人民顺着历史的潮流前进。

62. 我们这一地区总有一天会恢复和平与和谐，但这必须在尊重各国人民主权和独立的基础上进行富有成果的合作，才能实现。

63. 为了准备这一天的来临，我们这方面愿意考虑任何以这些原则为基础的解决办法。我们本着这种观点，希望对西撒哈拉问题加以审议，这个问题迟早一定会得到尊严和正义的解决。但是，为了完全正确，任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都不能避开这个问题的本质，即这个问题始终是一个非殖民化问题。

64. 相反的，如果忘记这一点和在撒哈拉问题上提出比假领土完整还更严重的说法，我们的区域就必然前途黯淡。事实上，几个月来，两个占领国中的一个发动了真正的“意识形态十字军”，说什么“它永远不能允许不同的意识形态分裂其国家的南部”。¹⁴

65. 人们可以做一切事情，但绝对无法改变地理和选择邻国。想要支配邻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就必然会动摇国际社会所有最稳固的基础。这是一种危险的妄想，会给整个地区带来长期的混乱。

66. 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先生在他的《世界独特的职业》一书中说，他“深信联合国负有和平完成非殖民化事业的历史任务”。¹⁵ 我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回顾他于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九日对特别委员会所说的话：“……只要殖民统治下的人民还没有全部获得自由独立，我们的任务就没有完成。现在比以往

¹⁴ 《世界报》，一九七八年七月二十日。

¹⁵ 库尔特·瓦尔德海姆与埃里克·鲁洛合著：《世界独特的职业》（巴黎，斯托克出版社，一九七七年），第125页。

任何时候更需要我们拿出决心……”¹⁶

67. 我们要和平，但也要有决心。我们要和平的解决，但也要公正的解决。

68. 联合国，也就是我们全体，过去已经证明非常留心我们这一时代的强烈抗议，它现在事实上仍然是各国人民恢复权利这一巨大惊人事业的主要负责人，而非殖民化就是这一事业的具体表现，在人与人之间带来了希望、正义、和平与友爱。

- - - - -

¹⁶ A/AC.109/PV.950，法文本第6页。